新刊正蒙解

敘正蒙解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聖賢之言雖遠近高深詳略巨細之不同然其大要歸於使人不失其心以還夫赤子之初心正蒙之作意蓋如此惜其追切意多而涵泳味涉中間所言覽之濂溪明道未免小有出入然氣質之論朱子稱其發

前聖所未發鬼神理氣數章近思錄亦輯焉其他自得之妙採秘旨而鈎玄闡紹聖洪休佑啓我後人者不可殫述是書可少乎哉但其言辭質古引經釋義互有異同驟而讀之茫若不知所謂甚或不能以句蒙者爲焉此解之所由作也抑張子之爲此書也中夜疾興秉燭

發憤精思妙契載推寒暑其處々難有
如此予生也晚學未聞道歎因其話而
得其心也豈易能乎然先後不同者勢
也通一無二者理也形其云務外用雖
固秋知而章句文字之間則有實見其
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以不揆愚陋妄
以己意釋之間有先哲緒言雖非張子

之意而足以補其缺者亦従附入遵成
訓示不敢專也嗚呼予所釋者辭也由
辭以得意其幾在人乎其幾在人乎
旹
嘉靖乙巳春二月朔後學壽昌劉儓謹序

新刊正蒙解卷之一

壽昌劉儓解

太和篇第一

交江譚大初校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有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和以氣言道以理言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以氣之相待言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以氣之流行言曰

性曰始即所謂道也言太和非道也而所以謂太和為道者以太和之中涵此生此也此太和所以謂道也非即以太和為道也其指太和來以始物言究以成物言幾微易簡體質未具也廣大堅固形器已立也言太和之生物也推行有漸由微而著也起始也知主也言其始之生物也物各付物易而易知乾之道也效呈也灋象也言其終之成物也承天時行簡而易能坤之德也散殊二句又言物之成也雖氣殊質異各形其形而莫不有清通而不可象者存焉所謂各一其極有物有則者

也由是觀之理氣其可以二言乎哉野馬見莊子言氣之流行無所不到絪縕見易言氣之布濩徧處充滿此三句總結上文語道以下又申言學者不可不知此理欲其深思而自得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太虛理也以在天言至靜性也以在人言客者本無而適至之稱以聚散知識之在外者言言太虛之中本無一物其聚而有象散而無形還氣機之

變觸之而成形者耳而太虛之中本無此也人性之至靜寂然不動猶太虛也所以有識有知因感而形者豈不亦猶太虛之變化哉故不獨曰形而曰客形不獨曰感而曰客感見形與感俱自外至也然是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非判然二物也靜以為動之基而動又以為靜之地其究一而已惟盡性者為能一[illegible]動[illegible]之從而未至於此者固當思所以求盡其性[illegible]形感為客與客感客形無感無形中間滲一[illegible]候未瑩

天地之氣雖[illegible]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聚合也散離也攻相克也取相生也言天地之氣其聚散攻取雖不可以一端言孰非是實理之所爲哉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意蓋如此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聚散以氣言吾體吾常以理言氣有聚散而理無存亡方其聚也理因緣有象而著及其散也理豈因無形而遂亡哉蓋充塞天地莫非此理萬象皆太虛之著而太虛固不滯於此也彼以有無言道者烏足以語此哉或問體與常何以異曰一也有

常之謂體不易之謂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天地之間一理而已聚而爲萬物散而爲太虛皆是理之運而自然之爲也烏有所謂不得已而然者哉此章之言不能無弊既曰太虛不能無氣是虛自虛而氣自氣矣又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

然則是所謂太虛者又萬物之爲而藉氣以發矣此豈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者哉張子之意本欲明理氣之一源而語意之間不免析爲二物殆釋力索之過也聖人盡道以下則自體道者而言欲其動靜交修不可偏於一偏如異端俗儒之所云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此語不善看亦　盖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散則歸於虛耳非真有不亡者存如輪迴之說也然則此之所謂不亡者何哉曰理而已矣氣有聚散而

理無存亡也。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

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虛理也氣氣也顧猶但也言虛與氣一不可析而爲二也學者苟能知虛空即氣則知有無隱顯神化性命亦一而已但聚而出而有形則爲有爲顯爲化爲命而未嘗不有無者存也散而入而無形則爲隱爲無爲神爲性而未嘗不有有者寓也虛

與氣果二乎哉此天之道易之說也故曰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夫虛與氣一則氣生於虛而虛不能生氣萬象皆太虛之爲而太虛外無萬象亦明矣彼謂虛能生氣則是虛無窮而氣有限體用殊絶矣老氏所謂有生於無自然之論蓋如此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是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矣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蓋如此是二說者爲言雖殊而爲蔽則一蓋虛空之性即所以爲天道之用非二物也味者畧知虛空爲性之體而不知本天道生物之能爲虛

空之用明有不盡遂以私智揣摩天地謂世界一切萬有之形悉誣為幻化是豈知吾儒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之道為三極大中之矩哉邪正不明而異說横熾蔽於詖而陷於淫職此之由矣學者可不審其是哉

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推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坱然充塞彌滿之意言氣之充塞於太虛上下周流無乎不在而無間可息其卽易之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也虛實動靜陰陽剛柔孰不幾且始於此乎此自其未有天地萬物之前而明其所以爲天地萬物之理已具也浮而上者陽之清天得之而爲天也降而下者陰之濁地得之而爲之地也感遇聚散以下以發育萬物言風雨霜雪流形融結莫非是氣之所爲所謂萬物得之而爲萬物也故總結之曰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自其既有天地萬物之後以明太虛之理

又無不因物而寓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蓋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離明目也易所謂離作目是也此與前太虛無形章意同言氣聚則有形而目可見氣散則無形而目不可見是其有也因聚而形耳非至此而始有

也故曰客其無也因散而無耳非一散而遂無也故曰安得遽謂之無易謂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而不言知有無之故者以此盈天地之間以下又申前意夫聖人何爲而言幽明不言有無也蓋盈天地間者氣機充塞莫非法象之著然文理之察必由目而後接之非目則雖有而亦不相覩矣因其不可覩而遂謂之無可乎卽此而推則知有無混一而幽明之相因離而二之信不可矣朱子曰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時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聚為象而理未嘗不在散為太虛而理未嘗無觀之冰與水可見矣故曰知虛空即氣則無無無聖人語性句又以聖人証之參伍二字求易彼本言揲蓍而此則借之以明剛柔互根之意神指理言循張子所謂虛也言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至不過盡於陰陽仁義參伍錯綜之妙變易流行之間而已豈嘗言有無哉然則言有無信乎諸子之淺妄

也或問參伍變易之別曰參伍以不齊言如陽根陰陰根陽之類不可定名也變易以流行言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之類交易代換也性與天道其微妙雖無窮然大要不越此兩端而已故取之以証其說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太虛至故神自理之本體而言反清至則形自理之付於人物而言方其在天也清通不測無所凝滯安得不神及其付於物也則有形有色有方所

定名而不神矣張子之意本欲明理氣之不相雜而不知語意之間已判爲二神氣相涵充塞無間虚果獨清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形果獨濁乎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善讀者熟翫之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歟

此承上章而言凡氣清者指風靈之類凡氣濁者指玉石之類清極則神又自氣之清之清者而言神即通之妙非通之外又有神也故聚而有間以下又以風明之言聚而有間則爲風風氣之清者

也其行也而聲聞具達非清則通之驗歟不行而至非通極則神之謂歟此條本以救上章之失而不知語氣不及理亦未免有物與虛不相賓之病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太虛者理也所謂以理言之謂之天也氣化者陰陽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合虛與氣者理氣合而爲人所謂成之者性也合性與知覺者虛靈具而爲心所謂心能盡性也此四語者先儒以爲說得最精然細析之亦欠自然程子曰自其太虛

無形謂之天自其付於萬物者謂之命自其具於人者謂之心何等分明妥帖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此釋鬼神聖神四字之名義二氣良能者言二氣自能如此也至誠得天者言心能盡性與天合德也太虛妙應者言道自我出妙用不窮也聖以體言神以用言其實一物也鬼神聖神之名義如此是知天地法象散於兩間而可見者皆神化之糟粕非神化之精也然則聖人制作因事而有者亦

聖人之粗迹耳豈足以盡其蘊哉此二語亦有病
程子曰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記曰風雨霜
雷無非至教舍法象而求神化神化又安在哉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
二端而已矣
寒暑相推而歲成天道之不窮也屈伸相感而利
生衆動之不窮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
迹其道雖甚大也然其實豈有出此二端之外哉
承上章而言鬼神之爲鬼神者如此非謂別有一
種妄誕之說如浮屠所云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此亦明理氣不相離亦不相雜之意言天地之化不過理氣而已理者何太虛也所謂一也氣者何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也皆陰陽之爲也所謂兩也太虛非陰陽則其體不可見陰陽而無太虛又何以推行哉而其用亦息矣然究而言陰陽一太虛也二之則不是也故總結之曰其究一而已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此承上文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之句而言而以聖人作易之事明之言天地之化必兩相感而後通無感則息而一亦不可見矣是故聖人作易以剛柔立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倚此而起也故其言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即剛柔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上二句言人物之所由生下二句言天地之所自立然言之未瑩不能無弊夫游氣紛擾固人物之所由生矣不曰有理乎陰陽循環固天地之所自

立矣不曰有太極乎語氣而不及理與太虛爲清
章稍同或問游氣陰陽何以別曰一也游氣卽陰
陽之流行者譬如磨然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
如磨中出者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一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此張子歷引繫詞而總斷之見三極一道也晝夜
之道卽幽明死生神易之理通乎晝夜之道則生
明成歲無方體不測之理一以貫之矣故總結之
曰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言無二理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此以人之晝夜明天之寒暑天道以下至天之晝夜也又申首四句意言天道陽易陰爲春分猶人魄交魂而爲寤陰易陽爲秋分猶人魂交魄而爲寐故曰寒暑者天之晝夜也朱氏曰寒猶夜暑猶晝張子反之不知何故闕之以俟知者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

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此條當自爲一章氣本之虛謂本體指太虛也言太虛氣之本體湛然純一本無形也感動而生物則虛始主氣以聚焉而有象即前章所謂太虛無形四句意也有象斯有對如有男必有女有陰必有陽有寒必有暑之類對必反其爲如男剛女柔陽舒陰慘寒凉暑炎之類有反斯有仇非仇隙之仇乃相制之謂如女受制於男陰見克於陽寒消

寓於形色而不雜於形色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是也此章之說與天地神化皆糟粕章意同
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
者絪縕二端而已
言心之應物所以有萬殊者由外物之感不一也
非人心原有此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意蓋如此天大無外三句當自為一章即上
文天地變化二端而已之意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
者歟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言人物竝生一物各具一體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物雖萬殊其實無一物無陰陽者所謂各一其極不相假借也以是知天之變化雖多其實莫非此陰陽二端而已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兩以是皆承首二句來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

言萬物形色皆神之糟粕非性與天道也所謂性與天道者安在哉易而已矣易者陰陽交易之名

鑠於暑著之類然男女之制從也陰陽之克化也寒
暑之消長也皆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若相戾
而實相成矣非所謂仇必和而解者乎由是觀之
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順而循之何不善之有而
不免卒歸於物欲於是始有不得其正者焉是善
者其本然而不善則生於物欲非太虛中原有此
也愛惡字與仇和字義同倏而生三句又承感而
生一句而言言其生成倏忽未嘗有纖毫之力皆
神之爲也此章大指與後篇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之說意相類但彼辭旨明白而此則覺費力耳

寒暑之推遷人物之生死山川之流峙皆物之相感也而其所以相感者則利用出入莫知其鄉焉神乎其神不可得而測也故曰一萬物之妙者與

利用二句與易孟意不同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此借孟子志氣二字而論天人常變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之動志天勝人也所謂適當其變者也鳳凰儀志之動氣人勝天也所謂不失吾常者也引而伸之而天下之故可通矣人其可專委

數於天哉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灋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此釋易參天兩地之意而與易不合易所謂參兩以數言也天員地方方者徑一圍四四合二偶故謂兩圍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故謂參此所謂參兩以理氣言之言剛柔對待男女竝列地道也地之所以兩者效此之灋而言也太極默運兩儀互根天道也天之所以參一者象此之性而言也灋者

湛象之謂性則神化之名張子以湛象爲神化之本糟粕而此以之言地是謂地亦糟粕矣而可乎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一物何兩體氣也何言天地間理一而已分而爲兩則氣也惟一也故不離於兩而亦不離於兩在而不可測也惟兩也故能推行乎一而化生乎萬變通而不窮也一也兩也流行互根此天之所以爲天而三之所由名也或問兩在之義何如曰理也者妙動靜而無不在也時動則動而不滯於

動時靜則靜而不一於靜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者神也安可得而測哉此章發明理氣之縕奧
爲精當讀者宜細思焉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
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
月五星逆天而行幷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
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矣間有
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
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
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

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
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
陽舉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
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恒星二十八宿經星也五星金木水火土緯星也
七政日月五星也此論日月五星皆左旋而以天
地恒星引起純陰而凝聚不動者地也浮陽而運
旋於外者天也不動而純係乎天與浮陽運旋而
不窮者恒星也是固一定之體無可疑者至於日
月五星人皆謂其逆天而行夫日月五星質本乎

地而氣行於天并包乎地氣而成者也而謂之曰逆天而行者何也地在天中其氣雖順天左旋而所係辰象之隨者則有遲速之不同精遲則見進者為左而退者為右矣非眞右運也然所係之辰象何以有緩速之殊也而七政之性不同皆自然之理也蓋凡氣之行陽速而陰緩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右行最速言右行速則左行緩可知矣是月之所以不及天者其性陰也日為陽精宜與天同運如恒星然也然其質本陰故右行雖緩而速於月之左行亦不純係乎天如恒星不動與渾陽

相運旋也是日之速於月者以陽精而其緩於天者以陰質也金水附日宜紀係於日也而有前後進退之不齊者存乎物感或三方木火土之相克制或太陽君主之不敢前皆可思而得也鎮星地類宜紀係乎地而不動也然根本五行不離乎地而亦不囿於地雖其行最緩十年而一周天亦不純係乎地如地之不動也火者亦陰質而陽萃爲體與日性同然其氣比日而微不如日之光大而迷故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星亦歲歷一辰歲星木星也木星一歲一周天故謂木星爲歲

星純係二字當活看言純與天同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此承上章而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也言凡圜轉之物其動也皆有機如車之軸弩之牙然既謂之機則發必自內而非外亦明矣然則古今謂天左

旋而不及日月五星者亂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
出沒恒星昏曉變動之機而云然也何也在天而
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則不動也其所以為晝夜
之變者直以地氣在天中乘機左旋而動故使恒
星河漢回北為南是恒星本不動但以地氣自內
衝合天氣使之左旋而動是所謂機也機既自內
而發則夫日月為陰陽之精并包地之氣而成者
豈非亦是地氣所衝哉既是地氣所衝亦必隨天
左旋而為之轉見矣豈可獨謂天為左旋哉然言
天而必及恒星者何也太虛無體不考恒星之隨

天而行者則無以驗其轉還於外也故此與上章皆以恒星言之觀此則僭謂天爲左旋者眞至粗之論也或疑地不能動而張子一則曰順天左旋一則曰秉機左旋於中何也曰張子之意非謂地也謂氣也彼其塊然而不動者特地之質耳其氣則上通於天與浮陽相周流所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是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處其中者卽日月五星之類順之言隨天左旋也少遲則反右者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遲次於天一晝一夜起度端終度端周得本度而無餘故天日進一度則日爲日退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彊而一周天與初纏合又行二日有奇爲二十九日半彊與日會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

謂之右行所謂少遲則反右也非眞右也蔡季通

曰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筭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以地爲物以天爲神卽參天兩地之説記曰地載

神氣易曰至哉坤元地獨無神乎地乃天中之一

謂地配天不過則是矣以地爲物恐非通論也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

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爲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此段黃氏謂其皆用舊說而未之易而引渾天術余襄公海潮圖序之說以正其非按渾天術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

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之說則余襄公以爲潮之消息皆係乎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有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于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

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係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愚嘗考之堯典稽之曆類日之長短由天體之高低固也至於潮汐之說以邵子海潮者地之喘息之言觀之似不能無遺論焉蓋潮者天地之氣爲之也氣有翕張故潮有進退月之加臨而潮從之者月陰物也水陰類也同物相應自然之理而非有係於月也故謂潮應乎月則可謂潮係於月則不可然則余襄公之論殆亦有未盡乎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

爲之食矣
日之精陰也月之魄陽也以日之光對月之魄則
以陽對陽相資而有光若精與魄交則以陰遇陽
爲反交矣故朔則月之魄交於日之精月掩日而
日食望則日之精交於月之魄日射月而月食愚
按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
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一歲凡十
三次經天每一次經天則一次出一次入或六入
七出或七入六出凡二十六次出入也此二十六
次出入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

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有一交唐一行日議曰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然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而一行亦曰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是日月食之理也九道青赤白黑道各二并黃道而九月不行黃道上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此承上章言日月虧盈之理言望時人近日遠故見其受日之光全體皆明初終與中天則與日近矣故但見如鈎之曲如半璧而已不能全體皆明也此說非是按日陽類月陰類陽施陰受自然之理書曰哉生明又曰哉生魄旁死魄未嘗有側望如鈎處中望而全明之說也要之始生明之微者日所遍照十一邊哉生魄之微者日所照不及也

有仰有側者日與月東西同度則月光生於西而為仰日與月分南北各道則月光生於旁而為側皆日之所照及而為盈昃也或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何如曰紓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又問日中金烏先儒以為天地之影是否曰非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日生卯而為房主兎月生酉

而為畢主烏故日中金烏月之精也誠有取於互藏之義觀於史曰中烏見月東升有兎影在南中天則兎影在西矣使為地影尚何南西之改易哉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此條與日質本陰章意同重言之者明精之不可二也日之精日中暗虛是也余氏曰月所位以其質陽也日之精亦以其質陰也陰陽相反故不受日之光陽也月之質亦陽也陽與陽合故受弦直也當也中弦正對之意也受日之光故光應之則

明不受日之精故相望中弦正與相對而精射之
則食蓋光者其精精者月所可以兼乎外而體則眞
一而不可二也故精不及月而不爲月所受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
月金水受光於大日陰受而陽施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日月象而已矣曰形者何也
對道而言象亦形也然日月之成象於天與百谷
草木之成形於地不同故日月雖以形相推而爲
物然日施月受日健月順考其道則有施受順逆
之差焉蓋形形而不囿於形也星月金水三句余

氏以爲當自爲一章今考之文若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但上專言日月而此則兼火星金水言之火日陽也月星金水陰也月星受光於日金水兼受光於火日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精者氣之體太虛也氣者精之用陰陽也言陰陽

之精互藏其宅故合一而神所謂以兩在言之道之所以常存而不廢也陰陽之氣循環迭運故以兩而化所謂以順布言之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互藏不止日月日月其大者也不曰句通精氣

言性屬精命屬氣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此釋易恒卦得天而能久照之意言易稱日月得天以理言也非以形言也若麗于形則一物而已能無壞乎自然之理即上文陰陽之精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漢與閏異

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
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
而月爲之食此交食法也而閏餘生於朔不盡曆
天之氣是由會而有交由交而有食而閏之置因
交會之有餘不盡而生焉是閏之灋即交食灋也
按曆灋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
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
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

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日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歲朔分齊是爲一章或問十九歲七閏何以曰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黄氏瑞節曰曆家以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滿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

九十日通三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合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七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遂直遂發生也閉翕聚收藏也此論陰陽大槩則

然也若錯而言之陽有遂有閉所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是也陰亦有閉有遂所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

寒暑者正

凝而聚發而散者陰陽之情也陽聚之陰必散之其勢均散者陰陽之情也此可見陽全陰半而陽者爲主者陰不得而偏之也由是觀之天地之氣孰非陰陽聚散之所爲哉故陽氣方散陰又凝合以累之則二氣相挾爲雨而降陰方凝結陽得以鼓動之則飄飛奮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於太虛者陰爲風氣所驅遂不能散故如此也陽在陰中爲陰所累聚而不得散則擊裂而出爲雷之[illegible]所累而不得入則運轉不已爲

風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也有遠近有虛實故雷風之散也有大小有[illegible][illegible]然其散也陰陽和在秋冬則爲霜雪在春夏則爲雨露各得其常也陰陽不和在春夏則爲戾氣在秋冬則爲曀霾不安其故也所謂和而散者何如陽全陽半而陰不可以敵陽故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其不然者反是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雷者陰中之陽

天象日月星辰之類陽者氣而已矣天象則稍有象矣故爲陽中之陰風交於物震起於地本陰之類也然實有聲而無形有氣而無質故爲陰中之

陽或疑風霆何以偏屬地孔子閒居曰地載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氏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霆偏屬地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此以雷霆明神化之有漸不可以雷霆遂爲神化也言雷霆之感動乎物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謂速矣然其由來也藏於六陰而後於一陽歷臨而泰而觀而夬而後動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不

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神化其由來之有漸如此
然則聖人之感物存神過化無爲而成其由來豈
無漸哉能推本其所從來所謂維聖人能知聖人
也故曰德之盛者與或問曷能窮神化所由來曰
慱文約禮其功也齊家治國以至於天下平其事
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
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此承前章日星金水受光於火日之意而詳言之
陽施陰受自然之理火日陽也能直而施金水陰

也能闢而受夫受者隨感而應各充其才形與地之道也形則礙地則不唱也施者因物付物妙應不窮神與天之道也神無物不體天所以唱也此以火日金水之道明神形天地之理非即以火日爲神與天金水爲形與地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

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此釋洪範五行之性而言之所以發箕子未盡之意也言木何以曰曲直也以其能既曲而反伸也金何以曰從革也以其一從革而不變也水火何以曰潤下炎上也以水火氣也陰陽升降於太虛而無定體水火之氣亦與陰陽相升降而土不得而制焉故一則曰潤下一則曰炎上也五行之各

一其性者如此又合而言之木金者得土以生而雜水火以為性合三者而成者也土者木金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統五行而無不貫者也水火者升降於太虛衆體乎水金而不遺與土同功者也是五行者分而言之雖有五者之異合而言之則水火土者木金之所由生而木金之中又各具三者之性合一而不測者也五行果各一其物而不相為用者哉或問木何以曰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際金何以曰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交曰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是其質之柔脆而易生

易壞者也故曰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際金之為物水火相待以生而不相害鑠之則反流動如水火而不耗是其質之堅固而一成不易者也故曰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交曰交即際也不離所謂麗木則明與火為體者也不耗即不害也曰若是則專言水火之華實足矣而反以土言之何也曰水火之氣雜於地中而金木又資土以生不曰土焉則水火何以附而金木又安所寄生哉故曰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言精則華亦然張子之意固已明矣曰化之終也其義何如

曰五行之生唯土最後故曰化之終化者變化成質也曰水火土之華實則何以異曰土之疎墳而有理者華也堅實而鎮重者精也火之烈烈有光焰者華也其著於土而燥乾無光焰者精也即土之燥是也水之滔滔而流動不已者華也其著於土而爲濡潤不動者精也即土之濡是也

氷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

氷體陽而用陰至冬則陰盛而陽微故凝結而爲氷火體陰而用陽故陽麗於外雖烈烈有光而中之伏陰猶有存焉故外明而內暗是氷幾於無陽

而火則猶有陽中之陰不能盡也張子此章雖為水與火而發而陽不勝陰之意亦寓其中識微君子其慎之哉

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此獨言火以發明前章未盡之意言火之觸物而炎蒸人而熱者有影而已無形也能散而已無受也其故何哉火之氣屬乎陽也陽氣輕清而能散故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也或疑鬼而紅者火之質也何言乎無形曰火本無質因木有質其燼

而紅者木之體因火而紅也非火也其炎上而焰者乃火耳可見而不可執者也不然以瓦石投之火亦紅而熱矣豈可遂以瓦石為火哉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陷入也附麗也言陽陷於陰而不出則內明而為水附於陰而不入則外光而為火專以陽言者陽主生陰主成陽能權而陰則受也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此合論語禮器之言而發聖人天道之蘊至教自其法象之可見者而言至德自其得於心而見於外者而言天地無心而成化故曰至教聖人有心而無為故曰至德其實非二物也故總結之曰天何言哉知天則知聖人矣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昊天體萬物聖人體萬事一而已矣張子以天況仁而引中庸及板之詩以明之亦斷章取義之意

禮儀經禮非仁則爲虛器出往游衍非天又何所之哉信乎天爲物之體仁爲事之體也學者其可不知敬以事天克己復禮以爲仁哉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載道也詩訓作事與此小異得爲猶言當可也當可而施雖有爲實無爲矣聖人天地果有二乎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不言而時行天之神也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聖人之神也天地聖人一而已矣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神以福善禍淫言天惟誠也故時行物生不待言而信神惟無私也故禍禍福福無所怒而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此承上文而言不測用之行也有常體之立也天以神爲用神以天爲體果二物乎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此語過於分别謂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可也謂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非也程子曰從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其要只在謹獨者得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此釋易大傳意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聖人之憂也天則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形形性性付之無心而已何嘗與聖人同其憂哉然人至於聖其存神過化之妙亦非人所能測但天道無心而聖不免於有心為少異耳其實聖人亦未嘗眞有憂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不見而章以成己言不動而變以成物言無爲而
成總成己成物而言○此釋中庸之意而非其本
指
己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此承上章而言言成己又爲成物之本與大學論
明德親民而云一是皆以脩身爲本之意同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富有日新以聖人言廣大不禦悠久無疆以天地
言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此釋周書大誓之辭言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而知之之妙乃過於耳目心思禍善福淫毫髮不爽者蓋有他識以其以民之視聽明威爲視聽明威如大誓所云也然則詩書凡所稱帝天之命者何主乎主乎民心而已矣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

此釋易義而以治曆明時者言之多非本指化歲刻之運也裁稽知也存猶求也四時之變陰陽老少分刑不齊之類也晝夜之變出寅入戌出卯入酉出辰入申之類也推布而筭之也通歲刻之節即運之所積也言治曆者欲知周歲之化爲春爲夏爲秋爲冬於四時之變求之而已矣欲知百刻之化爲子爲丑爲寅爲卯以至爲戌爲亥於晝夜之變求之而已矣故曰化而裁之存乎變由是布四時之變而筭之以之置閏積分均時定歲則歲

功不差而周歲之通可存春夏秋冬之節吾得而
定矣布晝夜之變而寒之以[illegible]分[illegible][illegible]定長短則
日度不忒而百刻之通可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節吾得
而定矣故曰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illegible][illegible]存德性則自然[illegible]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illegible]人則知[illegible]性之神
神明以天道言人以[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知天道神
明之尊當存文王聖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成德言德行
以學者言言學者能常存自己之[illegible]性則所謂文

王者在是矣所謂求天以聖人求聖人以吾心也
故曰有文王則知天載之神有衆人則知物性之
神衆人以性言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人也與
他書衆人之人字不同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
谷神見老子書言谷之聲乃一處之聲故不能通
天下之聲聖人之神即天載之神故能周萬物而
知此釋大傳知周乎萬物之意何謂谷神老子曰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天地之根註云谷

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玄天也牝地也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然非張子此章之義朱子曰谷虛也而聲達焉即響應之乃自然之妙所謂神也是也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此釋論語無隱之義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動靜語默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猶天道之神然也何有隱於人哉默而存之是在學者而已矣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

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意者中所蘊也名者言也象者狀也言言道者必眞知其中之所蘊者而後可得其名與象苟不眞知其中之蘊而妄爲之名則其所名也亦影響而已烏能言之親切而有得於象哉語道而至於不能象則言非其言而名非其名所謂名言亡矣言難言之無益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自然性也道之體也非窮神知化者不足以與知世之言道者皆曰自然之爲道然不知自然之所

以為自然則其所謂亦名而已所謂百姓日用而
不知也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天地之道即所謂天德也程子曰言有兩端有有
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
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
聖人事也學而至於有天德則天地之道在我從
心所欲無非此理孰謂一言不足以盡其道哉
正名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正明明之盡也正觀觀之深也言明之盡者則纖

橫曲直無非此理雖大明如日月尚有定具而不爲所眩況明不及日月者乎觀之深者則死生順逆通乎晝夜雖至變如天地尚有定守而不爲所遷況變不及天地者乎卽天地日月以喻事變之大非直言天地日月也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以理言在天則爲德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化以用言在天則爲道所謂四時運行萬物始終者也夫神爲天德是神其體而所以推行乎

用者也化爲天道是化其用而所以發揮乎體者也神化雖有體用之分要之皆一於氣而已故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神化而無氣其何以行之哉此語微有病學者詳之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神無所不在故曰無方易即化也勝負屈伸不可爲典要故曰無體大且一兼神易言惟大且一故能無方無體也或問大與一之辯曰無所不包之謂大無二無雜之謂一

虛明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

之充塞無間也

虛明照鑒以神之體言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以神之用言有是體斯有是用合一之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神者理也氣之主也動者事也氣之為也動而非氣固不能自立氣而非神又何以主張推行是哉是動生於氣而命於理若舞者之必籍鼓聲以作其容也故曰神鼓之也故言神者必得其鼓舞之意而形容始為親切不然所謂不得名非得象者矣不至於名言俱亡也哉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往而伸者爲神來而歸者爲鬼天地之氣未甞或息故曰神曰示人鬼則有所歸矣故曰鬼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此章示人以脩辭之凖而舉神化以爲例發其凡也辭訓釋也象名狀也緩委細也急峻直也神以理言其體直而一故語神者必得其致一之意而後可以得其實化以用言其道委而繁故語化者必盡其纖折之詳而後可以體其實若以委曲之

意而形容夫不測之神則神不若是之有漸其何以盡神以直致之辭而形容夫難知之化則化不若是之不測又何以體化不足以盡神不足以體化而何以使天下之求神化者知所趨哉由是觀之非得辭固不足以得象非得意亦不能以得辭辭之不易爲也如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欝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此論天地之神化而以在人者明之見人與天地一體也言天地間二氣而已陰陽是也是陰陽也其推行以漸而極自一陰以至六陰自一陽以至

六陽是之謂化然必有合一不測者存焉寓於陰陽而不雜於陰陽所謂神也天地如此其在人也窮其義理而默存於心雖未及於神而神之事已備力行乎義而用無不利雖未及於化而化之事已備此下學之事賢而希天者也必也聖人乎窮神知化與天為一則知與義不足道而神化在我矣然所謂知化者何哉在乎順時而合天之氣化也蓋天之化在乎運陰陽之氣推行有漸而變遷無定體人之所謂化者其可以淺言哉在乎順時中之道與時推遷變化無定理與天之化合斯其

義也使天而非氣人而非時則化之名何有而化之實且無所施矣其可乎哉彼孟子中庸之所謂化皆以其德順時中合陰陽之化與天地周流而無不通也然則天之化必在於氣而人之化必在於時也明矣夫氣者氣也時者事之當可也何當於氣而人以之合天哉蓋所謂氣者非特其蒸鬱凝聚有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皆氣之為矣天下寧有氣外之物哉由是觀之則象者氣之為也無氣則流行坎止感通聚散無所於依而象不可得而見已時

者象之因也無象則進退存亡吉凶消長無所於
澟而特不可得而名矣是則化者時之謂也與氣
合一者也彼以釋氏之消礙入空學者之舍惡趨
善為化者此特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能
合時與化而與天道之神化同語哉上兼言神化
下獨以化言者化者神之為合一之道也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由自也著察也顯微體用之謂理之全也言中庸
所謂變則化者由窮理而盡性自其用而之體下

學之功也易所謂化而裁之之謂變者能盡性而至命合體與用而必察聖人之事也然此豈易能哉非虛不足以知此非無間不足以體此必也谷神乎至虛而常不死故能隨感而應微而能顯利用之妙若是乎不可揜也此合中庸易傳而言以明下學上達之事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實有而不死者也故能微而顯誠不可揜也人有是實心在隱微

猶鬼神之理也誠中形外豈不乘閒而發亦如鬼神之不可揜哉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爲是故耳此以中庸鬼神之德釋莫見莫顯之意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神化者天道自然之妙也人能由大而造乎天德則與天相似而不違矣故能窮神知化與天爲一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

此申明化不可爲之意言易謂窮神知化乃德造

於盛而仁極其熟自然而然者耳無所作為也故人亦先立其大而已化則優而游之使自得之耳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此承上章而言大而至於神化勉不勉已不已之間而已爾非大之外復有所謂神化也學者其可以神化為難而不思求所以進於大之後哉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先後天而不違者順至理以推行與天合一聖人事也得聖人之任者言雖未至於聖人而已能任聖人之任正所謂大也能任聖人之任則凡聖人之事彼皆可勉力而爲之矣但無心之妙非有心之所及欲如聖人之自然則未能也故曰不害其爲未化何也大幾聖矣故聖人之事彼皆可爲也聖則位乎天德矣故欲如彼之自然則未能也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自足而後驕有我而後吝大則無不足矣化則不知有己矣何驕吝之有此釋論語無驕吝之義而

以大化言之恐非本指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我已之私也性自然之體也無我則已私已盡而未至於自然故止謂之大無我而至於性則自然矣故謂之聖性而熟焉則不可知矣故謂之神聖也神也一理也聖而不可知聖之至也非聖人之上別有神人也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此釋易大傳知幾其神數句之義言易謂知幾其神者何也蓋言畫經常之道以貫之則德性定思慮明不待終日而先見矣終日吉凶已成之日也又曰幾者動之微何也蓋幾者纔有其象而未涉於形故惟神爲能知之不然一庸人能辨矣而奚其神又曰吉之先見而不及於凶者何也蓋順性命則所先皆吉故無凶之可言也

非外也利用安身利吾外○也而所以致養乎內
外而未嘗非內也至於窮神知化則精義不足道
利用不足言合內與外而一之矣然此豈思勉之
所能及哉蓋乎之所自致者亦崇德而已矣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不測之謂神默成之謂化致思助長皆強求也故
不可用其惟存與順乎存虛明而久焉則可以至
德而神可幾矣順變化而能達焉則可以時中而
化可能矣仁[illegible]至德[illegible]時中

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微以體言彰以用言繼其善即不舍也性即所具之理微彰之所自來也能知微彰而行之不舍斯可以至於性矣此與上文不相蒙余氏以爲當自爲一章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一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此釋孟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之義而闢莊生之妄與前章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之意同天德良能天然自有之能也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天下之動千變萬化不可膠執非神之所爲歟然神之所以爲變化者非物物而雕之也貞乎一以一天下之不一而已矣人苟能知變化之道吉凶消長順應不違則鬼神之用在我所謂知幾其神者也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之用有不知乎見易則神其幾矣

此承上章而言易多著變化之迹中之所藴無非神也故曰易書闡神其幾夫易即易書而言

而自致爾

見幾則義明而動不括可以利用矣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可以崇德矣此進德之事賢人之學也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之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此成德之事聖人之業也此釋易大傳之意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精義入神豫吾內也而所以求利乎外內而未嘗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神者性與天道之謂易之所蘊無非此理知神則知鬼神之情狀而後能制禮作樂以饗帝饗親知易則知性與天道之蘊不以神爲幻而不信亦不以神爲有而致生之然後爲能盡仁孝之理而神不難格然則思饗帝饗親者不可以不知神思知神者不可以不知易是故以下又反言之以申前意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豫與凡事豫則立之豫同言精義而至於入神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人化物而滅天理失已也忘物累而順性命樂天也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敦厚以修已言化以化人言君子之學必合人

已爲金故已敦厚而不能化人是謂治己而不及人有體而無用者也專務化人而已則失焉是謂舍其田而耘人之田徇物而喪己也之二者皆非也必也其大德乎既能敦厚以成己又能化人以及物夫厚以成己仁之所以立體也化以成物知之所以達用也合體與用雖未必即能爲聖人而聖人之體段已具矣然此豈易能哉蓋性分之中萬理畢具吾能性其性而眞體不失焉然後爲能所存者神妙而不測而有以處夫己天下之物各具一理吾能因物付物而已私不與焉然後爲能

所過者變化而不違而有以成夫物不然其不隋於一偏而人已俱困以不成者鮮矣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此承上文而言無我性性也得正已之盡存神也妙應物之感過化也唯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而有以存夫神能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而有以過則化合内外之道也學者其知所先後哉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静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此承前章知化而言欲人之求於近也範鑄金之

則也圍徑圓之規也言天下之化雖微妙不測然絪緼相盪聚散相求莫不有一定之理而不可過者也人苟能其定理之所在恊於範圍之則而不過求焉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而化不難知矣若以是爲不足而反務索之於隱僻難知之地則溺於空淪於靜而無所依據所謂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者也何以存神而知化哉語知化而兼及存神者神化一理也溺空淪靜正是過求非過求之弊也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旁與正反流陷於一偏也天下之道有常有變常
道人皆可守權非知道之精而時措得宜者不能
用也故曰圓神不倚者也夫圓神不倚則明足以
察而斷足以裁處經事而知宜遭變事而能權錯
綜斟酌毫髮不差不溺於流而離眞失正矣若百
姓則日用而不知其於常者尚行不著習不察焉
寘然以趨況於旁行乎哉溺於流言必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
義入神則無方

經常也古今通行之道也反復也言義主於制事之宜疑有反於經矣故以反經爲本所謂權而不離於正者也仁主於存心之德疑不假於人矣故以教化爲深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夫制義而克復於經則經正而義無不精可以入神而造精微之極不惟盡萬物之則而且以會一理之源動一靜也體仁而至於教化則化行而仁無不顯可以叉人而盡錫類之公不惟全心德之理而且以與百姓之能靜一動也夫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神也神則妙萬物而無所不在一[illegible]所以殊途而同

錄也又何方體之可言乎彼以判照爲仁于予爲
義者多見其陷於偏而入於狹矣

新刊正宗解卷之一終